

天下志

锦瑟无双

淡月新凉 著

DANYUEXINLIANG
WORKS

带着三宫六院去纵马江湖，这阵仗未免太大。
那你每到一处便设一宫，届时既能纵马江湖，
亦可拥有三宫六院，岂不妙哉？

淡月新凉



姐姐离奇殒命，姐夫另有其人。
一场阴谋，两样私情，
谁才是谁的爱情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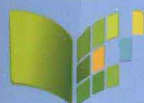
一部传世秘志，七年欲孽纠缠……
谎言之下，妄念之间，
究竟是谁设此局中之局？

红袖添香婉约派
深情作家淡月新凉

于权术阴谋里绘制一部
情缘欲海的烽火传奇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天下志

锦瑟无双

上

淡月新凉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下志之锦瑟无双: 全2册 / 淡月新凉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30-0

I. ①天…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3446号

- 书 名 天下志之锦瑟无双
作 者 淡月新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53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730-0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天下志

之
锦瑟无双

楔子	001	
第一章	005	锦瑟年华谁与度
第二章	022	桦烛影微红玉软
第三章	039	冷露无声夜欲阑
第四章	057	阆苑瑶台风露秋
第五章	071	山有木兮木有枝
第六章	088	倦客前路梦缥缈
第七章	102	落红片片浑如雾
第八章	116	梦短屏深清夜愁
第九章	132	满眼春风百事休
第十章	146	暖日晴风初破冻
第十一章	159	天接云涛连晓雾
第十二章	173	潇潇微雨闻孤馆
第十三章	191	玉瘦檀轻无限恨
第十四章	202	远岫出山催薄暮
第十五章	216	香销被冷残灯灭
第十六章	231	熏透愁人千里梦
第十七章	248	不辞冰雪为卿热
第十八章	257	缘如有梦情长在
第十九章	268	玉楼明月长相忆
第二十章	284	织锦机边莺语频

天下志

之
锦瑟无双

第二十一章	301	满宫明月梨花白
第二十二章	316	牡丹花谢莺声歇
第二十三章	327	雨晴夜合玲珑月
第二十四章	341	磧南沙上惊雁起
第二十五章	351	珠帘月上玲珑影
第二十六章	368	南园满地堆轻絮
第二十七章	385	黄莺不语东风起
第二十八章	401	黄花时节碧云天
第二十九章	422	雾窗寒对遥天暮
第三十章	443	云鬓香雾成遥隔
第三十一章	458	秋色如烟残月天
第三十二章	475	烧残红烛暮云合
第三十三章	490	纵有笙歌亦断肠
第三十四章	514	终夜梦魂情脉脉
第三十五章	535	朦胧如梦空肠断
第三十六章	558	新结同心香未落
第三十七章	579	绣帐已阑离别梦
尾 声	597	



----- 楔 子 -----

秦王府。

通往沁心阁的长廊外，一汪碧水依旧，苏墨迎风静立于湖前，眉宇之间一片深凝。

锦瑟被人引到此处，远远地便看见苏墨站在那里。忽而她便记起姐姐死的那日，也是这样被人从外面引进来，远远地就看见苏墨站在水畔，依稀是在为姐姐的死而神伤，而如今忆及当时被她看在眼中的“神伤”，该是多么荒谬。

侍从将锦瑟引到廊前便退了下去，锦瑟便独自走向苏墨，在离他几步之遥的地方站定，轻唤了他一声，“姐夫。”

苏墨眉心微微一动，终于转眸看向她。

几日不见，锦瑟只觉得苏墨也瘦了些，眉宇之间似乎有几分萧然与空荡，听她唤他“姐夫”之时，薄唇勾起一丝极淡的笑意。

“你过来。”他朝她招了招手。

锦瑟便听话地上前，将那几步之遥的距离也消除了。终于走到他的身前，方道：“你知道我今日是想来寻你的吗？”

“不知。”苏墨淡淡道，“只是觉得，你既不来寻我，我也是时候寻你了。”

“如此真是太好了。”锦瑟轻笑了一声，望着清风微澜的湖面，忽然道：“那日姐姐被人从这湖中打捞起来时，是什么模样？”

苏墨微微偏了头，望了锦瑟的侧颜一眼，方道：“与从前无异。”

锦瑟专心致志地看着那湖面，微笑道：“天下奇毒‘红颜’，果真有其独特之处。那你是从哪个皇子手上拿到那毒的？听静好公主说，那年你去仲离，与她的好几个哥哥都言谈甚欢，交情好得不得了。”

“仲离三皇子，慕容启月。”他果然不瞒她。

锦瑟心中一痛，面上依旧毫无异色，只是眯起眼睛想了想，道：“上回我去仲离，

也见过这个人呢，一副亲切和蔼的模样，倒真是容易与人交好。”她顿了顿，又道：“那当日你送给姐姐吃的石榴糕，又是在哪家糕点店买的？”

“一品轩。”

闻言，锦瑟点了点头，“是了，姐姐最爱吃那里的糕点，我也爱吃那里的石榴糕。如今，绿荷还时常买与我呢。可惜里面没有掺什么‘红颜’，否则，我如今也可与姐姐团聚了。”

微风拂过，吹得眼前的湖面一片涟漪，也终是吹皱了心湖。

锦瑟额前的刘海儿被风吹散开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她转眸看着他，忽地粲然一笑，“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就像当初姐姐真心喜欢你那样？”

这世间的事大抵便是如此，兜兜转转，皆逃不过一个因果循环。

苏墨听见她如此问自己，嘴角淡淡地扯出一丝笑意，却突然忆及多年前在南山之巅好速崖上那难逃宿命的一见。

于他，那不过是一场萍水相逢的艳遇；于锦言，却成了不可言说的苦果。

这是他种下的因，于是便有了眼前这个少女，不顾一切地和离之后，以退为进，将他引去南山，终成了今日的果。

一颗他不得不食下的恶果。

锦瑟望着苏墨，脸上的笑依旧鲜妍明丽，仿若涉水娇花，只为他而绽放。她伸出手来拉了拉他的袖子，仿佛等得不耐烦了，语气中不觉染了一丝娇嗔之意，“我可问你话呢。”

苏墨望着她，忽然伸出手来扶住她的后脑，将她的脸朝向自己，道：“我倒不知，这真心喜欢是哪一种喜欢？”

锦瑟想了片刻，忽然眨了眨眼，踮起脚来，轻轻印上了他的唇，用最轻柔的动作辗转吮吸。而她到底还是不会做这样的事，好几次都不小心咬着他，磕得自己也有些疼。见他依然没有反应，她索性抬起手来勾住他的脖颈，继续小心翼翼地亲吻他。

终于，苏墨的手缓缓地自她的脑后下滑，扶住了她的腰，然后再慢慢收拢缠紧。严丝合缝的亲密之中，他忽而大力地反吻住她，近乎掠夺一般长驱直入，横扫她口中的每一处香甜，再汲取入腹。

从前，他们之间再亲密，也不过南山脚下小镇上的那次亲吻，与今次绝然不同。锦瑟的神思有些恍惚，却全然不在他的亲吻之上。她一时看看眼前他低垂的眼睫，一时又看看他耳际那颗笔尖大小的黑痣，一时又越过他的耳郭，去看那些遥远而模糊的风景。微微泛白的指尖在袖中收拢起来，此时此刻，她只觉得自己冷静得有些可怕。

而苏墨的那股疯狂也不过转瞬即逝，片刻后，他缓缓地松开她来，锦瑟适时收回了缥缈的目光，堪堪与他对视，他便微微笑了起来，容颜隽秀，几乎让繁花失色。

“如果这就是真心喜欢，那么，大概是了。”他的声音低低的，每一个字，都重重

砸在锦瑟心头。

终于不是吗？锦瑟想笑，可是伴随着笑意袭来的，却是眼眶的红与热。

“那你，应该终于能体会姐姐当日的心情了吧？”

切肤之伤，不若背叛之痛。每每想起姐姐亲笔所书的这寥寥十个字，锦瑟心头的恨便如那南山崖顶的飘雪，绵绵缠缠，覆得人不能呼吸。更何况写着这十个字的书，还是锦瑟住在他园中之时，他亲手交到她手中的。

他大概没想到姐姐会在那本书上留下字迹，所以一并放入了众多书籍中与锦瑟解闷，而锦瑟明明不爱看书，却偏偏翻到了那十个字。

这大抵，也是天意吧。

在看到那十个字之前，除了知道他曾得到了“红颜”，她也从以前服侍姐姐的丫鬟处查到些许旁枝末节，可心中到底还是不忍，也不甘。直至那一日，姐姐的字迹映入眼帘，深深地刺痛了她，也刺醒了她。

她也无法想象姐姐写下那十个字时，是不是字字泣血，她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从仲离归来后立下的誓言——姐姐曾经有多伤、有多痛，她便都要面前的这个人一并承受！

噗，这低不可闻的一声轻响，是利刃没入皮肉的声音。

锦瑟满手冷汗，几乎握不住那把匕首，却到底还是刺了进去。

苏墨的眉心微微动了动，脸上的血色迅速退去，却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发出，仍旧扶着她的腰，将她抱在怀中。

“呵。”

锦瑟似乎听到他在自己耳边轻笑了一声，可是她的心头却是一片麻木的疑惑——姐姐不是说会很痛吗？为什么他竟然还笑得出来？

“我早该知道你放不下。”苏墨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只是却愈见低沉，带了一丝似含欣慰的笑意，“锦言，的确是被我所害，如今你替她报了仇，也是好的……只是从今往后，莫要再过于执着爱恨，否则只会苦了你自己，锦瑟，你要记得……”

那是在南山顶上，他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锦瑟吓了一跳，忽然猛地用力推开了他，仓皇而逃。

苏墨的腹部一片血污，那把匕首只余刀把在外，刀身已尽数没入他的身体。他伸手扶住长廊上的柱子，犹想回头看一看她的背影，却终究失了所有的力气，无声地摔倒在地。



第一章 锦瑟年华谁与度

宣德四年初，帝都青州。

上元节方过去几日，天气尚微寒，今日堪堪见着一个多时辰的太阳，秦王府花园之中，树梢头仍旧缀着星星点点的积雪，灯火如昼的夜晚，遥遥望去，别有一番风味。

花园西面的戏台灯火通明，台上正热火朝天地唱着《琵琶记》，台下观者虽不见多，唯六七个年轻贵妇并自己的侍婢，却也消弭了夜晚不少的寒意。

溶月怀中抱着暖炉，坐在最前方，正听得兴致盎然，旁边的侍女轻轻拨弄了一下脚边的火炉，她一时便分了神，恰恰听得后方有人轻声发问：“听说溶月姐姐今日还请了宋家二小姐，怎的迟迟不见她来？”

问话的是宁王府侧妃礼卉。溶月转头看去时，她正微微不耐地四下张望着。溶月回转了视线，淡淡一笑，还没来得及开口，旁边就有人轻声笑了起来，“礼卉妹妹，这宋锦瑟还没正式嫁进宁王府呢，你便已经沉不住气了。若到了日后，可怎么得了？”

礼卉微微哼了一声，“我倒要看看，这宋锦瑟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你不信又怎样？终归是宁王亲自向皇上请旨要的人，他日到底是你的主母。”

溶月听了，心知今日这台戏算是毁了，在心底默默叹了口气。虽是她发帖子请众人来听戏，然而此时听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她却连半分搭腔的兴致都没有，唯默默听着。

众人见她不说话，聊得更热闹起来。

“听闻这宋家二小姐性子可傲得很，而且，我隐隐听闻她对这门婚事似乎不是很情愿。”

“什么？”礼卉顿时气得红了脸，“她还不情愿？我家王爷看得上她，那是她的福气，她倒还端起架子来了！今日溶月姐姐请听戏，到现在也不出现，算个什么意思？”

“先帝爷子嗣单薄，皇上之下，便唯有秦王和宁王二位。堂堂亲王妃之尊，她若当真还不满意，可见这性子高傲，并非传说。”

“我记得上回见太后时，太后言谈之间似乎对这位宋二小姐也不甚满意，只是宁王执意要娶她，太后也是无可奈何。”

这下越说越热闹，溶月到底没法继续保持沉默，只好开口道：“好了好了，你们明知礼卉妹妹心中难过，便不要说这些话来气她了，否则礼卉妹妹只会更觉得委屈。都好生听戏吧。”

溶月虽只是秦王侧妃，然而因为秦王并无正妃，多年来都由她掌管府中事务，因此倒也与正妃无异，说话还是有几分威信的，不过差了一个名分而已。今日在场众女眷，除了礼卉，其他也都是皇亲国戚之尊，见溶月开了口，果然便都收了声，各怀心思地听起戏来。唯礼卉眼也红，脸也红，绞着手中的绢子，躁动不安地坐着。

《琵琶记》唱罢，前院那边终于有人来传话给溶月，“侧王妃，宋二小姐到了。”

众人一听，无不来了精神，礼卉也猛然直起了腰，转头看着花园的入口处。

待花园入口终于有人出现时，溶月只是淡淡瞥了一眼，随后便将视线转回了在场众人脸上，果不其然，几乎所有人都错愕地望着入口处的女子，回不过神来。

但见她身姿纤细窈窕，腰身楚楚，不盈一握。一袭苏绣束腰骑装青翠欲滴，衬得她面若桃花，却是唇不点而朱，眉不画而黛，尤其一双眼睛，莹莹闪闪，清澈见底，精致得仿若圣手摹画，确是一等一的大美人。

然而这大美人径自走上前来，虽含笑若水，却对其他人视而不见，独独冲溶月行了礼，“见过秦王侧妃。”

“宋二小姐不必多礼。”溶月扶了她一把，微笑道，“长久未见了。”

“是啊。”锦瑟应了一声，随后径自在溶月身边坐下来，道：“该有三年了吧？”

周围众人万未料到这位传说中的宋二小姐竟是如此目中无人，脸色不由得都有些僵硬起来，其中又以礼卉最为不忿，冷哼了一声道：“敢情我们这些人在宋二小姐眼中都是死的不成？”

锦瑟听了，眉心微蹙，似乎闪过一抹惊疑，随后便站起来，看向礼卉，恭敬地行了一礼，方笑道：“未知这位夫人如何称呼？”

礼卉冷笑了一声，刚欲回答，忽听得一声惊呼，定睛看去，却是正在与她说话的锦瑟竟然顾自转身拈了一块糕点放进口中，这声惊呼便是冲着溶月而去的，“侧王妃，这糕点做得极好，是用什么做的，怎的这样香？”

礼卉登时气得白了脸，连带着手也微微抖了起来。

溶月佯装没看见她的模样，笑着拉了锦瑟坐下，道：“宋二小姐若是喜欢，我便吩咐人多备一些，回头送到府上去。”

锦瑟想了想，微微偏了头道：“可否现下就准备？我刚从城外骑马回来，腹中正空得厉害呢！”

身后的贵妇人中，终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宋二小姐这性子，可真是直率。”

礼卉随即附和了一句：“这直率和粗鄙，不过一线之差而已。”

听见她的声音，锦瑟才仿佛想起些什么来，回头看向她，惊道：“夫人，你还没告诉锦瑟，你是谁呢？”

礼卉狠狠咬了咬牙，冷冷道：“家父乃内阁大学士徐文涛，我便是宁王侧妃。”

锦瑟先是一惊，随后眉目舒展，笑起来，“原来是宁王侧妃啊！”语罢，却连半分行礼的意思也无，转身便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刚好溶月吩咐人准备的糕点呈了上来，锦瑟便欢天喜地地享用起来。

礼卉登时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蔫了片刻，待要发作，旁边礼郡王妃轻轻抚了抚她的手背，压低了声音安慰道：“不必与这样的野丫头计较，免得失了自己的身份。”

溶月见锦瑟一面用点心一面大口大口地吃茶，不由得笑了笑，“慢些吃，没人与你争。”

锦瑟口中塞得满满的，闻言鼓着腮帮冲她一笑，双眼如星月弯弯。

溶月又道：“几年不见，你性子倒是转变了许多，若不是这容貌还有从前的影子，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

锦瑟好不容易将口中的东西咽下去，止不住点头，“是啊，从前姐姐还在的时候，管得我严。如今她不在，爹爹也不怎么管我，我活得不知道多自在。”

溶月神色极不明显地一变，淡淡一笑掩了过去。

锦瑟一面吃着东西，一面侧耳听着台上的戏文，待一曲又罢，站起身道：“我去方便一下。”

溶月点了点头，道：“我让人给你引路。”

“不必了。”锦瑟盈盈笑道，“侧王妃忘了，我从前也是这秦王府的常客。”

果然自己对这座府邸还是熟悉的。锦瑟一路沿着长廊来到沁心阁，只觉沿途各处皆是自已再熟悉不过的景致，时隔三年，再次回到这里，一切恍然如昨。

长廊外的一汪碧水一如往昔，平静而清幽，在夜色下荡漾着粼粼的波光。

锦瑟面向池水站在那里，独自出了一会子神，被夜风一吹，方回过神来。她眼眸微微一黯，跨到长廊外，低身在池边寻了几颗石子，扬手朝池心扔去，原本如镜的水面荡开了一圈圈涟漪。

锦瑟咬咬牙，仍觉得不解气，沿着池水绕了一圈，终于寻到一块花瓶大小的石头。

扑通一声，算不得多大的响动，仍是惊破了夜的平静。

锦瑟望着池面，却似承受不住那一瞬间的波涛涤荡，缓缓闭上了眼睛。

身后，倏地响起一声冷笑。

锦瑟蓦地回头，长廊上，一个年轻男子正站在她先前站的地方，淡淡地看着她。

男子锦衣玉带，神采飞扬，俊眉修长，目似寒星。然而在看清她容貌后，男子皱了皱眉，一双眼睛越发幽深清冷起来。

她不知这人是谁，可见他这样从容地站在那里，便知此人身份必定不简单。锦瑟盘算着要不要佯装没看见，直接大步离去，却听他忽然开了口，“这池水与你仇？”

男子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声线尚未见得多沉稳，然而说话的语气却似乎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信，逼得人不得不回答他的问题。

锦瑟偏头想了想，道：“无端端的，一池水能与我有什么仇？我不过是想看看这池水有多深罢了。”

男子望着她，目光深不可测。

锦瑟丝毫不心虚，也不问他是谁，只淡淡行了个礼，转身走向自己来时的方向。

锦瑟一去良久，恰好给了众人倾谈的时机。从错愕到震惊再到不屑，她们实在有太多意见可表。溶月心知拦不住，索性也不再开口。

末了，不知是谁轻叹了一声，“宁王年纪虽轻，却向来老成持重，这回不知怎的，竟看上这样一个粗鄙丫头。”

众人终于安静下来，溶月撑着额头，微微松了口气，忽然听见后方脚步声匆匆，回头一看，却是管家李复匆忙而来，打了个千道：“侧王妃，王爷回来了！”

“当真？”闻言，溶月双眸立刻飞上神采，霎时间整个人容光焕发，她匆忙起身，往花园入口处走去。

远远地，果真便瞧见了那朝思暮想的身影。溶月大喜，迎上前去一福身，“给王爷请安，王爷怎么提前回来了？”

苏墨披着大氅，大概因为连日赶路的关系，身上依稀有着未曾消融的冰雪气息，俊美无俦的脸上却早已漾起邪气而温柔的笑意，英俊的桃花眼内波光流转，煞是夺人眼目。

“既想着溶月你，自然要早些回来。”他毫不避忌地伸手揽住了溶月，言语之中，那丝不经意的不羁与邪肆，缓缓涤荡过在场众人的心。

这下不仅溶月红了脸，跟在溶月身后过来向他请安的一众年轻妇人也都红了脸。唯礼郡王妃年纪稍长一些，见状，打圆场一般笑起来，“既然亲王风尘仆仆连夜赶回，自然是存了许多话要与侧王妃说，我们就莫要打扰了吧。”

一众贵妇人闻言，纷纷点头称是，很快便都告辞离去。礼卉在离去之时，心不甘情不愿地朝先前锦瑟去的方向看了许久，仍旧没见她出来，只得愤而离去。

锦瑟并非有意不返，而是在沿路返回时迷了路。明明来时还觉得一切如昨，偏偏回来时，却仿佛怎么也找不着通往花园的那条路了。

记忆真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这座府邸的记忆更是坏到了家，将她诓得这样惨。

锦瑟一面胡乱找着出路，一面愤愤地想着。

却不知怎的竟穿到了王府西苑，锦瑟对这一片更不熟悉，索性就在抄手游廊里倚着

栏杆坐下，等人来寻自己。

周围安静无声，过了不多久，一阵说话声由远及近，到底还是隔了一段距离，听不清那两人在说什么，可是那男人的声音却是存在于锦瑟记忆中的。

她缓缓转头，往对面的游廊看去。

那边厢，那人也堪堪转过脸来，正对上她的视线。

丰神俊朗，玉树临风。斜飞入鬓的英眉之下，一双细长的桃花眼仿佛能勾人心魄，那似乎随时带笑的唇，微微透出凉薄的气息。

锦瑟知道，世间男子能生得这副皮相的真是少之又少。她记起小时候初见这人，只觉得世间再无比他好看的男子，一时竟将他奉作神明。后来长大了方才明白，原来男子只生得好看是没用的。

两人在回廊两端遥遥相望。四目相接时，苏墨脸上缓缓晕开浅淡疑惑的笑意，“锦瑟？”

时隔三年，她从身量未足的小丫头长成婷婷少女，虽然容貌变化不大，然而性子却转变很多，气韵也与从前大不相同。锦瑟没想到，他那样一个人，竟还能一眼认出自己来。

溶月见了她，眼中微微闪过一丝尴尬，松开了挽着苏墨的手，穿过中间的院落，来到了锦瑟面前，微微一笑道：“瞧我这记性，竟然忘了你还在府中。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可是迷了路？”

“可不就是迷了路吗？”锦瑟微微舒了口气，抬眸却看向随溶月缓步而来的苏墨，唇角淡淡抿出笑意，“姐夫，叨扰了。”

苏墨勾起薄唇，一刹那，锦瑟只觉得他身上那阵凉薄的气息越发厚重起来。他没有答话，溶月已经当先拉了锦瑟的手，道：“很快便是一家人了，你还说这种话？”

“很快？”锦瑟蓦地睁大了眼睛，无辜懵懂地望向苏墨，“怎么我与姐夫，从前不是一家人吗？还是姐姐走了，我便不应该再唤你作姐夫？”

溶月脸上的笑微微一僵，苏墨嘴角的笑意却缓缓加深了。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

身后蓦地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淡漠男声，锦瑟回头一看，果不其然，正是先前她在池边遇到的男子。

果然是他吗？锦瑟心头微微叹了口气，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一步，给那男子让出道来。

“二哥，小嫂子。”苏黎在锦瑟身前一步的地方站定，淡淡唤了苏墨和溶月一声。

锦瑟半点惊讶也无。她早就料到，能以这样从容淡然之姿出现在秦王府的人，还会有谁？

溶月微微有些惊讶地看了看苏黎，又看看锦瑟，才道：“我竟不知宁王几时来的。”

“听说二哥今日提前回京，我便过来等他。又见小嫂子请了客人听戏，便嘱咐李复莫要打扰嫂子。”苏黎沉声道，又望向苏墨，“二哥此次外出，一路辛苦了。”

苏墨微微挑眉一笑，深邃的目光掠过面无表情的锦瑟，道：“溶月，你去准备夜宵，我与三弟边吃边谈。锦瑟，你也来。”

闻言，锦瑟忙微笑着摇头道：“时辰不早，我也该回府了，不打扰姐夫与宁王。”

“既已这个时辰，便不差再迟一些。待宁王走时，顺道送你回去岂不正好？”溶月轻声开口道。

“不必不必，岂敢劳烦宁王。我自己骑马来的，自然可以骑马回去。”

苏黎眉心飞快一拧，很快又舒展开来。

苏墨闻言，仍旧笑着，桃花眼内仿佛缀满星光，“既如此，李复，你派人去安定侯府，请侯爷派人过来接二小姐。这样晚了，侯爷想必不会放心让你独自回去。”

锦瑟闻言，脸色一变，随即握住溶月的手，笑道：“劳烦侧王妃亲自准备夜宵，真是不好意思。”

溶月微微一笑，转身下去了。锦瑟望了望前方苏墨苏黎同样俊秀颀长的身影，淡淡转开了眼。

溶月命人准备了暖锅，很快便端了上来。

不大不小的圆桌，四人各据一方。锦瑟坐在苏黎和溶月中间，对面是苏墨。

苏墨和苏黎都吃得很少，不过偶尔动一动筷子，席间大多时候都在商谈着一些锦瑟听不懂的朝中事务；溶月只顾着给三人布菜，也没有吃什么；唯有锦瑟毫不受影响，自由自在吃得欢畅。

“冬笋味道不错，还有吗？”

“劳烦，再给我取些辣子来。”

“炭火好像小了，该添炭火了。”

锦瑟第三次开口的时候，苏黎一句话堪堪说到一半，被如此打断，竟然就顿住了。

整顿饭的时间，他似乎都专注于跟苏墨谈话，根本没正眼瞧过锦瑟，此刻，他终于转眸望了她一眼。

锦瑟仔细看着侍女添了炭火，一抬眸就对上面无表情的苏黎，看着他寒星般的眼眸，她微微一顿，微笑起来，“宁王有事吗？”

苏黎瞥了她一眼，淡淡收回视线，让身后的侍女为自己添了一杯酒。

溶月忽而笑起来，“宁王与宋二小姐喝一杯吧，好歹今后便是一家人了，何必如此生疏？”

锦瑟听了，便落落大方地给自己斟了杯酒，朝苏黎举起来，“王爷，锦瑟敬你。”

苏黎的神情不知为何有些僵硬，既不拿起酒杯，也不看锦瑟。

锦瑟无所谓地嘟了嘟嘴，顾自用酒杯碰了一下苏黎面前的那酒杯，笑道：“我先干为敬。”

她一仰脖子喝下那杯酒，苏黎眉心已经拧起，仍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苏墨望着锦瑟，神情淡淡，似笑非笑。

对上他的视线，锦瑟毫不吝啬地再度展颜一笑。

这女子笑起来明媚如花，眼中却似乎总留着一抹空白。

“二哥，”苏黎忽然又唤了苏墨一声，“今日就谈到此处吧，我也有些倦了。”

“嗯，”苏墨淡淡应了一声，“既然倦了，就早些回去休息，明日还要早起进宫。你顺道送锦瑟回去，我就不另派人了。”

闻言，刚刚咽下一颗丸子的锦瑟顿时僵住了，眼巴巴地朝那热气腾腾的暖锅望了又望，最终还是委委屈屈地搁下了筷子。

说送她回去，苏黎果真便将她护送至府。只是一路上，他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马匹也始终与前面的锦瑟保持着半个马身的距离。

到了门口，锦瑟自己跳下马来，朝他漾起笑意，“多谢王爷。”

苏黎仿佛没有听到，淡淡望着远方，整了整马缰，准备扬鞭离去。

“王爷！”锦瑟忽然又唤了他一声。

苏黎回过头来，眉目清俊却凛然，“还有什么事？”

锦瑟睁大了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他，道：“你是不是后悔对太后说要娶我了？”

苏黎目光一凝，旋即掉转视线，扬起马鞭疾驰而去。

锦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啧啧叹了两声，转身跑进了府中。

当她轻手轻脚溜进府门时，四下正一片安静，她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匆匆往自己的园子走去。

身后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个人。

锦瑟隐隐察觉，猛地回头，脸上先是一片白，而后放松下来，瞪了面前的人一眼，“这样不声不响，你想吓死我不成？”

面前的男子丰神俊朗，温润华贵，从来一片平和的眉目间此刻却透出一丝责备。

男子名叫宋恒，是锦瑟和两个弟弟的教书先生。虽是先生，却不过二十来岁。

宋恒是一个奇人，奇特之处便在于他不会说话。三年前他来到宋府应招，所有人都啼笑皆非：一个哑子，如何做得了教书先生？安定侯大抵是看他气度非凡，便让他试了试，没想到他通过自己的书童授课，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自此便留在了宋府。久而久之，安定侯也将他当成了自家人。因他恰好也姓宋，安定侯一度想将他收作义子，但宋恒微笑着拒绝了，从此仍旧只做他的教书先生。

虽然锦瑟自三年前开始，便不愿意被困在书斋之内，成日里缺课逃学，然而宋恒对

她，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宽容宠溺，从来不去追究。长久下来，锦瑟便再也懒得遵循师生间应有的体统，因此此时此刻宋恒站在她面前，她也不怕，只道：“爹爹不知道我今日出去吧？”

宋恒微微挑着的眉舒展开来，朝她身后的位置看了一眼。

锦瑟顿时一阵胆寒，转头一看，白了脸。

安定侯宋京涛正站在她身后，因常年征战而饱经风霜的脸，此刻神情凛冽。

他冷冷凝视面前的女儿。

锦瑟素来畏惧父亲威严，因而被罚之后，半分怨言也不敢有，耷拉着脑袋跪在祖宗牌位前，一副低眉顺目的模样。

宋恒端着一盘点心走进来，摆在了锦瑟面前。

锦瑟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回来之前吃得很饱了。”

宋恒便将点心放到一边，坐到了椅子上，对锦瑟打了一通手势：见过宁王了？

“你怎么知道？”锦瑟点点头，道，“一表人才，少年老成。”

宋恒便笑了：不是正好与你相配？

锦瑟忙不迭啐了两声，道：“我稀罕与他相配吗？他那模样，一看便知喜欢温婉娴静的女子，今日见到我时，脸黑得能滴出水来，定是后悔了。说不定明日，我与他这门婚事便要取消了。”

不可能。宋恒面上仍然一片平和。

“你又知道？”锦瑟微微有些恼火。只因宋恒从来料事如神，说出的话几乎从不落空。

宋恒微笑：即便他真的后悔，按他的性子，也定然做不出出尔反尔的事情。

果然，宋恒一语成谶。

锦瑟暗地里狠骂了宋恒几百回乌鸦嘴，却也无济于事，而更让人绝望的是，她被禁足了。

锦瑟日日被困在自己园中的一小方天地内，外头的春光却一日比一日好。这天，锦瑟在园中晃了一圈，百无聊赖之余，学着戏文里的腔调哼唱起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门外扑哧响起一声嗤笑，随后她的贴身侍婢绿荷捧了一瓶开得正好的春海棠走了进来，一面将花瓶放在架子上打理，一面道：“某人可真是不知羞，不愿意付与断井颓垣，那想付与谁？宁王？”

锦瑟也不恼，微微一笑道：“哪里呀，我口里唱的可是府中池塘里那一株碧荷，等